續修雲林寺志

續修雲林寺誌卷五

藝文

冷泉聽猿賦

男釋　銘古鼎

昔秋九月天物凛瘁林氣凄薄余寓冷泉佛舍時夜風狹雨横更四鼓鼓三點風雨一歛如戰勝逐北頁勇初足起闢玉宇披豁呈露忽聞有響莫知其形始疎疎而流暢復圓圓而引吭不雜不遝如端如莊厲飛霜以浦韻掣傾泉而揚清非八音之吼調如翕繹而有底情安慮消憤泮氣平若彰婉孌若耀娉婷或斷或續以聯以縈或決以駛或幽以明耳以聽而司

聽心以靜而察靈類劉現之奏笳瀆賊圍于遠方比韓娥之豔喉發嬌音乎繞梁奚必孫登朗嘯雜金石之鏘鏘予撫几待曉詢鄰壁叟曰何聲之若斯哉叟曰子不聞少陵之詩巫峽聞猿者乎吳筠之賦霧嵐昏而共嘯風雨凄而爭吟者乎噫嘻悲哉此猿聲之出於高林而啼吾人之心也蓋猿之爲物色或黃而或黑慣猱緣乎叢木通背歷身猴柔倏雲花餐果食逍遙自適狖猶狿猱莫之與儔抱朴子記周穆南征一軍盡化君子爲猿爲鶴小人爲蟲爲沙物理縱誕變化無涯天地四時物隨氣而鳴者非一鳥鳴春雷

鳴夏蟲鳴秋風鳴冬遞宣迭響猶論厥終但猿之吟
將渾乎同若乃道經三峽路出巴東千巖鬱䢙萬樹
葱蘢霧濕枯草之候雲疎日薄之空鰥夫寡婦之思
逐客騷人之衷觸愁肝而欲裂迸酸淚而濺胸人悲
猿耶猿悲人耶曷不知其所從鍾儀抱南冠之恨莊
舄懷舊國之思班超感停燭之坐蘇卿慨雙鳧之飛
此世之大丈夫有不得而不為豈皆冒猿聲以悽愴
囿猿聲以𤫊欷其因物悲而我悲因物喜而我喜靜
為物役動為物移受賄于外易撓於中者婦人女子
也豈丈夫之事哉叟不見荅予不復論俄有大風拔

屋流雲如奔朝暾既埋聲亦塞閒

臥雲樓賦

明　仁和　沈仕

楚有無稽生謁吳之廣虛子而言曰爾沈默守靜與物無犯若將高蹈遠遊狎征僑駕靈羽永息於遐山曠海之間雷霆不能動搖鬼神無可叱咤並壽堪輿流芳世代何其烈耶迺以臥雲名之託則吾未之知也夫雲者藉坎為體應需為用其象不專其勢常動細而察之與爾所為大相天壤矣豈非謬哉或有說焉可得聞乎廣虛子曰可僕存精養氣于茲幾三十年矣凡物之巧拙根於有生子有殺者皆無所取禾若

雲也雖蔵乎色而不泥於色雖見乎形而不滯於形或聚或散或瀰或明變幻無方周流天地亦猶人能以太乙眞氣隨機應化驅陰返陽逃于死生之外縱則彌六合以無垠斂則纖阿耨而爲懷有有無無常存不息是以託焉無稽生曰記固若也卽何以耶廣虚子曰臥之義妙矣哉非易言也無稽生曰願略以喻之廣虚子曰唯唯若余棲生于湏洞之間以風爲匠以氣爲材峻結層宇牖戸自開左俯盧敖右凌鹿臺招搖伏于南坎踦孤倚於北隈上入重霄下際闇海日月二道耿若糾纏江河衆流細如髮纖於是敘

霞杖霧閉日爐煙皎然于靈鞿之內豁爾于縹緲之前氣綏窗而體逸光晃耀而志全若遊太始之境經炁皇之界超混沌之先出穹窿之外擴莫可拘邈無所礙赤龍噴熖以自滅白榆吐花而何侵杳杳冥冥相無其相虛處寂寂音無其音委蛇之間克周遐邇恍惚之際聿超古今所謂宇宙在乎手萬化生乎心者也無稽生豚然而噱曰有是哉臥雲之妙也吾今而後顯與同遊日臥雲中

飛來峰賦　吳穎芳 西林

石氣騰上澼洴沆沆鳩英發靈千彙萬狀灘廋欃連

狠戾倔強竟冥頑撥跳透迭遞回穴相竊厈乳相向
配聚趺于綵撥盂浪嚼劃鬼斧玷徹天匠猶斯盱盻
孰可名象其大勢也若雲若霞若濤若波壘嵲戢膂
搖側汚斜儵起瞥滅咫屈尺拏其於物也若案若几
若篋若匭若積阜由若斫弃梯無根若菌有綴若菓
若無形模不成方員巨細廣狹隨意而然貌出想外
肋理自聯其在人也若仰若俯若立若臥若揖若翹
若顧而坐若負兩嬰若挾一个若生若死若耄若稚
背胡其面反蹠其趾齲若墮齒攣若卷耳盎甕癭疣
髯削鬣刖其擬於飛走也鹿奔猿接熊經豕立豚伸

亂駛爪攫角觡故其升於高也若逐羣排隊撐其尾尻而退登于脊其俛於低也若遊娛顧命踠其肘蹄而下飲于溪其肅穆則若列陳營兵銜枚無聲悠悠旆旌其燦爛若琥牙圭璧會朝羣辟是以始至猝眄醜惡刺眼撐腸拄腹顛倒瞑眩久而自得神奪意轉幽情來餉懷抱申展忘疲破昏塵氣如洗晷刻莫計欲去難遣無言內娛莫定所善藥我褊狹空妙取儁若乃躡梯峻登則又坦衍壇漫左右肆玩眾山屏圍拱揖背漢其或尋歷巖洞則谽谺豁張嵌空玲瓏石室石戶窈窕四通稍進傴側肩背不容偶僂僅達跼

步蟻同若出無徑顧無戸窗仰勢盡壓石稜如峰天
開小明穿漏日光側首而覘有石欲舂上聞驚聲險
情自訌忽出洞底泉鳴秋瀧震動崖谷進退莫從亦
有龕佛千身一形銘勒櫛比僅辨而名鍾乳融積纁
爲古花上成波譎蚪蟉龍蛇水脈沮溼移晷一滴老
禪如尸靡見而覷洞有三出一入地底極視深黑敢
以身試嘗聞地道巴陵洞庭誰爇炬火幽尋仙靈若
此奇妙有山無之天何孕育地何設施巧奪意構戴
目共知雖樂其妙終莫名其奇有西域胡師踖之而
眙曰此身毒耆闍崛山也胡爲乎來哉迺卓錫於茲

山之陰諡各飛來用是神物設供道場金刹大開爾
後近二千祀爲我寶法護持若乃覈其方域綴述嘉
蹟天竺峙其南韜光亙其北稽留蓮花殊號共脈康
樂翻經之臺圓澤長歌之石許邁之室巳荒葛洪之
川未塞上有神尼之浮屠下有理公之塔婆爾閒瀧
瀧圓梁竝馳西源斜徑匯於其涯清澄洽泉翠光蕩
摩五亭餘一崢嶸駕波面峰面水喧靜得宜徒觀其
魚鳥娛戲草木茀離古榦橫度日月蔽虧根著寸泥
抱石合皮幾轉宛抑怒發不羈懸藤斜壓人工指摩
巢鳩啃叱咳嘍若爲倒漾漪淪妄生嵯岈儵遊影中

咂緣運渦鬼嘯蘿亂尖風凄而非仙佛者曷能狎斯
昔白公暨蘇公並以絕德魁能函彙造化美月桂之
夜落玩跳珠之晝瀉流連登涉每憩遊觴所爲詞詩
氣概天下迄今寂寥風流迢遥探索而模似者輩屬
然而蟬嘶蛩唱曾何補於風騷不揣庸陋亦之辭條
謹接末唱系而長謠謠曰靈鷲名峰插天起神物西
來幾萬里飛時合送扶搖風絕迹還過望洋水一墮
南州不計年蒼山臥老埋雲煙媧皇若假巨靈手煉
取能完半壁天

豁堂禪師語錄序

馮溥

豁堂禪師祖三峰而高會龍池太白獅絃所震狐外潛蹤雖太白諸嗣子無不折行輩自以爲不及無論緇素歸仰也三峰與太白法乳相承密印別傳不啻克家之子顧以從上宗旨貽書往復蓋太白機鋒迅利如太阿鋩及刜鍾無聲而三峰慈憫導引法雨沾濡欲令人人自得故密雲漢月之辨論無殊爲仰父子之唱酬虛空逼拶落草盤桓有何分別而愚者妄指淄澠自忘鹽水至今猶惑試讀豁公語錄而後知函蓋之地截斷眾流一一老婆心無不爲之呈露南屏曉鐘西陵久照亦似無不爲豁公提唱也豁公天才

歛異其詩與西陵諸子相贈答說者以爲豈公再出世諸文字瀾翻犀穎皆足以表裏與自故士大夫往往從之扣擊余友高念東謂豁公著述負出寂音尊者之表然要以迦葉慶喜拈花倒竿心心相授遠至臨濟於今又三十餘傳而明星不改海印依然則公語錄具在不愧嫡裔而又豈近日諸方所能彷彿也余未及見豁公讀其書而慕之嘗欲延之都門豁公不可聞其性愛山水雖卓錫之地四衆坌集常輕衣曳杖獨買小舟於六橋之側嘯咏移日是殆不可强致故不復更申前請而豁公今已示寂數年矣侍者

定悉以余之嘗知豁公也裒其生平語錄總爲一編以乞余序余往從檇李見化城藏板畱供善果寺中閒時輩所附痛爲汰去非敢妄意稱量也欲使醍醐出乳都無雜味若豁公之錄此眞足繼古德以續佛慧命固余向之所皈慕而不勝贊歎者也世有達太白三峰之旨以追印世尊之正法眼藏者當不河漢余言矣康熙己未初夏撰

王澤宏 昊廬

又序

華菴禪師持其師豁堂語錄若干卷自錢塘走京師三千餘里屬余序予未習佛家言而華菴余鄉人也

又嘉其意不能辭乃爲之序曰夫學佛者之有語錄猶夫學儒者之有集云耳自穆叔三不朽之說並立言於德功而後之學者莫不銳心擢腎弊畢生之力以斲成一家言傳後世然間攷前史漢藝文志所載至隋巳亡十六七歐陽修稱唐之學者自爲之書多至二萬八千四百六十二卷宋存者僅十三以今日所見求之宋元亦復如是嗟乎是皆世所稱能言之士也其文往往汪洋奧美足震動一世之耳目世之好奇愛博者逡逡慕說稱道之而數十百年間巳消磨滅不可勝紀彼其說雖未必盡合聖人然類多

依本孔孟之指以成其說然猶不能傳遠如是况乎虛無澹泊如浮屠氏之言者歟聞浮屠師有達磨者以爲三藏皆筌蹄不立文字而後世學其學者剛喋喋呫呫欲以信今而傳遠毋乃惑歟雖然吾夫子欲無言矣而又謂無行不與通其說者則彼達磨氏以楞伽印心與吾儒文行忠信之四教垂範後學古今一貫所繫以不朽也谿堂爲臨濟宗其傳自天童以下遠有端緒常與今相國益都馮公交相國欲延之京師谿堂堅謝既示寂相國銘其塔予爲作重建淨慈寺碑記今又序其語錄大略如此若夫師說之淡

奧與其傳之久遠已詳具相國馮公序中固不待余言而後信也康熙十八年孟夏撰

武林　張文嘉仲嘉　浄慧

又序

古德有云出家乃大丈夫事非將相之所能爲夫功業被乎羣生勳名流乎奕世至于將相稱極盛矣而猶似不屑爲則此所爲大丈夫者豈非全乎道德之風遠去凡陋之迹體高亮之弘姿挺孤奇之雅操上足以合乎佛心下足以拯乎含識確然足爲人天師表照耀古今者乎乃去聖逾遠人心雕斵主者俯仰以取世資學人隨波而涸保社佛法下衰漸有江河

之勢此妙喜竹菴二大士所以有寶訓之作也夫二師當程朱倡明儒學之日方容矩步所談者正心誠意所辨者義利公私其于釋氏直若冦讐然者然今觀所列自明教嵩而下諸大尊宿見地超卓踐履眞實非惟僅能固其藩籬而已而又能使勳業若富鄭公趙淸獻文名若蘇子瞻黃魯直道學若胡康侯張子韶其他名公鉅儒無慮數十百家莫不皈敬投誠入廛垂手即程子亦從而歎曰三代禮樂盡于此矣朱子亦有言顧盼指心性名言超有無其意雖欲折之而卒無瑕隙可指者則非特諸君宿透悟之徹宗

風之盛足以杜其口卽其臨事施爲之際崇道德屬廉隅遠榮名抑利養光明正大實有以大服其心也向使趨炎附勢逐利鑽名或貢高我慢背違師友破碎大道紊亂先規問其名則巍然知識之稱而綜其實有出于庸俗之所羞爲者亦何以紹隆佛種主持正法令世之賢人君子無所議其後乎卽世或有所蒙蔽而淸夜思之寧不內愧于心耶故夫二師是編扶衰起蔽足與儒家近思錄諸篇相表裏誠釋門之龜鑑而衲子之楷模也獨顧其書雖行頗患殘缺乃東吳善師補綴于前而雲棲建師音義于後可謂全

矣然音義雖具而獨本單行翻閱不便余故與叔刪其繁蕪增其未備酌爲定本各附註于本條之下以便觀覽惟願有志于爲大丈夫者自學地以至于出世爲人日手此一編以作韋弦之佩可也

武林西湖高僧事略序

莫子文

人生五濁惡世根塵濡染昏沈著其能出離火宅者蓋寡至於剪髮披緇而爲僧固已高於衆人矣然僧之爲僧豈若是而止哉識心見性超出生死精持戒律眞積力久詮演教法垂範將來百千萬僧中間見一二表表偉偉卓乎不可企及舉世佛徒莫不宗仰

之此高僧所以有傳也作者有人讀者有人修之者又有人然未有思其人追其蹤想像其高致即其曩昔經行宴坐之地崇飾傑閣而嚴奉之紀述行業而偈贊之圖繪頂相而瞻敬之者瑪瑙講師元薮節菴乃克爲之也陽始㴑於前主僧了性工未就而遷住他剎節菴實踵成之始會萃名宿嘗駐錫於錢唐者得二十四人命東嘉僧元復摭其事實而繫之贊續訪求又得六人焉節菴併述而贊之圖其形置之閣又慮不能流布四方乃合而成書名以西湖高僧事略鋟梓以惠學者噫佛法盛於東南異人輩出前人

既爲後人所高俟燈燈相續傳佛慧命將使後人而復高後人深有望焉寶祐丙辰長至日序

碩揆和尚語錄序

楊雍建

西湖諸山最高者南北峰峰之下兩寺淨慈靈隱而北峰靈隱尤著始東晉咸和元年西天僧慧理爲靈鷲飛來之說因挂錫造寺嗣是以後千三百有餘年世爲佛土爲東南最勝道場康熙辛酉十二月碩揆禪師自廣陵善慶來住是寺寺中百廢具舉飛樓傑閣干霄壓山朝鐘暮鼓弟子如雲靈隱山水既擅東南之勝師梵行高劭名播遠近四方車騎來西湖者

必過靈隱送迎往還多繁劇師苦喧聒寂恒欲去之丙寅冬月應三峰請刻期將行藩臬諸當事洎今宫詹邵公戒三入山固留又三年值

乘輿南巡

頒賜御書雲章燭然輝映金碧於是海内人士無不褰糧重繭來拜雲林新額下瞻仰踴躍而去夫名山古剎必得其主然後人天歡悦誌公飛錫感動帝王法欽禪師坐石牀之上素衣老人願捨地結菴辯才復歸天竺山中百物皆有喜色故諺云人傑地靈師即欲舍喧趨寂擇宴坐之地爲勇退計吾知其不能遂

也且喧寂兩境生於其心日惟營逐雖閉門荒山坐馳萬里兀然灰槁精明靜妙則身居城市不異山林況此白雲蒼松清泉怪石煙霞滿眼之靈隱哉庚午十月師以語錄如干卷問序於余則皆自丙寅以後海內緇素問答機緣余故知師今讀是錄知益詳用不辭捉筆借以頌師之賢而道諸公所以欲留之意如此若其中予奪之機殺活之用開示後學爲功匪淺自有宗門老宿擎拳竪拂者宣揚讚歎之余復何贅康熙二十九年歲次庚午仲冬望月謹序

錢陸燦

又序

自孔子生而以儒設敎而世世孔子爲儒宗自釋迦生而以佛設敎而世世釋迦爲禪宗儒與禪猶日之與月不能相無者也而日不自日月不自月儒家之論無極爲太極太極生兩儀則日月到今而太極不自今也謂孔子以前無孔子乎則中古堯舜禹諸聖人何以與於道然則泝中古而上之至於未始有而儒之道未嘗亡於未始有也於釋迦以前無釋迦乎則莊嚴刧毘婆尸尸棄毘舍浮諸聖人何以與於道然則泝莊嚴刧而上之至於未始有而禪之道亦未嘗亡於未始有也千萬古此道也千萬古此日月也

此不能相無者也宋儒有曰我學佛然後知儒至哉
言乎夫儒自儒禪自禪乘流示現門庭施設各自爲
宗此其分也學佛然後知儒者此其合也儒中有眞
禪禪中有眞儒此其所以合而不能相無也當其盛
儒盛則兼禪禪盛則兼儒當其衰無眞儒故無眞禪
無眞禪故無眞儒昔者王荆公問張文定公曰孔子
去世百年生孟子亞聖而其後絕無人何也文定曰
又有援孔子道者江西馬大師汾陽無業雪峰巖頭
丹霞雲門輩是也淡自儒門澹泊收拾不住皆歸釋
氏耳荆公久之歎服其言福州陳善又日馬大師輩

在孔孟門下今不必論然自馬大師之後釋門又復
澹泊收拾不住而後又無多人合當復生吾儒中近
世歐文忠司馬溫公范蜀公皆不喜佛然其聰明之
所照了德行之所成就豈復在馬大師下不知諸公
後數十年當復生釋氏中何等人合此二條論之則
知儒禪不可相無而迭為盛衰其勢也今天下之無
真儒久矣無儒而有禪遠不具論我三峰堂上藏祖
一傳而靈巖儲祖徑山禮祖靈巖再傳如先師黃山
檗老人徑山再傳今雲林上碩下揆和尚此諸大老
皆以儒起家而得法於禪親提正印扶植綱宗三峰

徑山靈巖諸會語錄流布諸方何其盛歟諸老人遊
歸視史祖庭秋晩何其衰也今惟我新雲林法叔一
人在耳雲林之道三峰靈巖徑山黃山之道也即釋
氏莊嚴刦已前歷諸祖佛之道也此陳善所謂聖人
復生釋氏中中流砥柱一髮千鈞之時也廿年以來
龍天推出雷霆鐘鼓之音訇琅江南北浙東西諸方
仰之如毘盧遮那大佛頂首詳見靈巖黃山前二序
中非他人所容贅一詞明矣惟雲林業以一身橫當
吾道絕續之關力挽佛祖父師之命已已
今上皇帝南巡首垂訪道讚嘆希有

敕改靈隱新額雲林湖山傾動鴻則莊嚴諸會諸法已
經侍者記錄將來入藏轉輪一字一句莫難不得矣
語錄自世尊說法以來名山宿德因所說之法編以
成書始號語錄學者結習纏繞名義達摩不得已而
救之故取拈花微笑之旨此一化導之法門也釋迦
云吾誓不爲二乘聲聞人說法又曰住世四十九年
未嘗說一字非謂四十九年所說之法皆爲剩語陸
放翁之序拙菴曰拙菴之道棟梁大法無語可也拙
菴之語雷霆百世無錄可也序佛照曰未見妙喜大
事了畢豈有住山示衆之語可累簡編若不投之水

火無有是處卽先師前序亦曰一爐爇郤免至遺殃
認爲實法早立背後此皆爲學者句上生根言中覓
繹故與截斷衆流收歸上科然而出格卒未易得因
病予藥沿波拯溺不得不藉語言文字卽是孔門之
教窮理盡性致命精義入神顏卓曾唯之外門弟子
先後問仁仁豈有二迺若答樊遲不再設於子張謂
顏淵不復陳於仲弓列在學宮未易披簡卽游夏諸
賢議論與同載入禮經無容割裂況法王位中金口
所宣第一句末後句無字句不謂少廿句百句千句
萬億句不謂多先師恐人認語錄爲實法者又豈可

謬先師語句爲寶法哉余同門兄弟雪鐘洺齋樹蔭
服還明親承鑪韝遣歸黃山相次記莂法門骨肉彼
此我猶諸方欽服公心大心焉先治恭師命委燦作
序第三篇曰靈巖猶父黃山吾兄得燦子而三世自
顧何人濫竽斯與今治兄又侍先師數年矣明兄來
自新雲林中賁前諸祖於鋒縫中幾見光明一綠先
師序謂上方初參徑山時已私淑靈巖探其法要又
曰志師兄以法自任心心不貳靈巖而靈巖亦特以
祖庭補處屬之燦遽恍然吾須師叔心心不忘三峰
以來從上一脈傾倒於靈巖父子辱收燦備員中郎

虎賁也遲之又久謀晉所得東西兩聖人之旨附於兩先老人之末簡苟不藉此因緣何敢謦欬眞人之側哉康熙二十九年庚午正月三峰下法小姪鐵牛居士錢陸燦法名道燦盥手書時年七十有九

辨廣須知錄序

錢陸燦

宏宗也闡戒也二者我佛門之大綱也雖化儀不同然溯其派所從出各有父各有祖孰爲父孰爲祖其不可抹擻抵讕而毀滅之則一也南礀天竺禪師秉具戒於頂目徹和尚目徹戒則三峰漢祖所傳也故祖以宗門眷屬視南礀特一從法姪耳論戒則南礀

實三峰之嫡孫也不知其近因何故突假古南牧雲老人之名揑造一書名曰叛師五論謂漢祖爲天童弟子而與龍持論宗旨爲叛師其中有曰三峰摘師嫉師甚有逢蒙之心吾輩讀至此不覺駭然心骨俱悚使南磵於佛教中甘自蹈於一闡提不畏三塗之人爲此逆天害理之語以毀三峰則不必深辨其非或於世教中甘自外於綱常倫紀而願爲禽鹿之人亦可以爲此逆天害理之語以毀三峰則亦不必深辨其非若猶靦然面目欲厠於爲人師範之一數則三峰祖也南磵孫也以孫毀祖佛法王法宥之乎夫

以三峰爲其得戒之祖而毀之則磬山天隱和尚爲其得法之祖庸知不毀夫終身所藉以爲設敎誨人之具曰妄禪說戒耳今代之設身處地而極其勢不蠭起而毀滅之不止矣魔高十丈殃禍及宗大可懼也懼斯揀辨之矣或曰宗門之所以重世系也在禪不在戒南磵雖毀三峰未嘗毀磬山余曰否悟道爲禪守道爲戒苟以爲戒不足重則莫如不受旣外假受戒之名陰乃敗檢踰閑以犯之因犯戒而并犯其傳戒之[illegible]以此爲禪以此爲繩武於磬山之禪轉相傳授自悞悞人不揀辨則人不知也非必爲南磵揀

辨不可不爲天下之說戒參禪者揀辨也且南礀非不說戒也非望其受戒者不更有戒子也又非望其戒子之子他日亦爲此逆天害理之語以報南礀也我爲人戒子之子則爲毋食其人之梟獍人爲我戒子之子則望其爲不我反噬之祥麟此猶種蒺藜而思得甘露也非愚卽悖耳矧三峰以抗論宗旨而不協於得法之師便以逢蒙名之南礀以無端而血噀其得戒之祖則又以何者名之人亦有言無施不報此楚珍闍黎所以有辨魔須知之刻也其意以爲法丁秋晚師門淆亂佛此面魔亦此面其難於辨則有

不容髮必欲辨其何者為魔須知有以孫滅祖如天並一流之沙門也若乃雲居語錄靈隱轉語又其次焉或又曰南礀不病狂易必無無端揑成一書希冀毀滅其得戒之祖者其事無憑未可盡信曰古南之孫現在雪鑑和尚秀峰和尚及為其所誤之西資即得親賫此板至吾虞興福集合邑紳士耆舊禮佛懺悔劈板付金剛燄訖庶幾不遠之復是日之會余實與焉戊辰五月二十三日也非憑而何先是報國和尚告本宗書天盛和尚普說至報國所遣侍者道復云刻者西資助之金者南礀是日適於興福架上翻

得嬾齋四恐書六卷果得識其後曰願同參南磵大稱尚校訂續謀梨棗合鋟等句四恐之刻果得既推南磵有功介五論之續南磵又嘖嘖以義髗忠肝自訓此書撫念二十兩明乃南磵親言出親口歟既毀板之後余嘗札報許青嶼兄日是役也非爲三峰稍蜷背正是爲古南拔雉翎耳鄭人年年先息爲勝又有效刻者火出復槩嚴一書召之有父有祖從上事亟趕珍不得已也康熙二十九年歲次庚午浴佛日

韭山和尚語錄序　　錢陳羣

昏山云東南山水餘杭爲最就郡言靈隱寺爲最何

最乎爾則以飛來峰迴龍橋春淙亭冷泉石門諸勝薈萃於是是以地得之而爲勝地心得之而爲妙道東安參禪之窟無此名區江右選佛之場遜茲寶界宋元迄今品第禪院獨推靈隱爲浙省第一祖庭定不誣也況乎南嶽青原而後五宗迭興靈隱皆得而有之即如真覺之爲曹洞文喜之爲溈仰延壽之爲法眼契嵩之爲雲門瞎堂佛智密菴諸人之爲臨濟也五宗之賢聖指不勝屈靈隱皆得而有之靈隱眞靈矣哉如是而欲紹三峰之絕傳接黃葉之遙響先以聞解信人後以無思契同於廣大林中楯櫺結界

衡岳山嶽、唐談冥萃五千衲子之緣、拈百億現花之側、是非上根大器、莫能擔荷先德。今我玉山和尚禪風凛然、道氣徹骨、以山海爲胸襟、視道俗如一子。不起寂滅安居之座、變現釋梵龍天之宮。初究本來面目、從窺鏡處照破娘生皮骨、復研向上綱宗、於扁擔頭悟得自家活計、辨鐵石身心、爲人天師、表蒲團夜梵闢第一之元機、麈尾高揮、廣不二之法言、遂使癡猿捉月、悉解苦輪、渴鹿馳燄、頓明覺路、徧塵徧界、普利含生、成始成終、得全善逝、固已非空非有、難識惟心矣。惟時兩登法席、屢易裘葛、將出其語錄付梓

問序於余余聞夫眞性妙空並無一物者謂之清淨法身具一切莊嚴萬行者謂之圓滿報身隨機設教普利無窮者謂之千百億化身以觀和尚提宗撕教借教詮宗權實雙融有無互徹祛守默之癡禪埽尋文之狂慧所謂千百億化身曾何缺陷耶若云老夫爲他點出光明今放照天照地去也則我豈敢雖是人以地傳地緣人顯靈隱山川之奇和尚道法之勝同符千載迴絕恒蹊歷幾頓超十地寄無言於有言悟彼三空歸有法於無法者歟是爲序乾隆三十八年歲次癸巳十月既望嘉禾壽民錢陳羣合十題時

年八十有八

又序　　張光

余常瞰禮諸尊宿絕不肯之見其我相重慢幢高所謂忍辱精進者未易幾也況所稱大善知識語空衆妙機透重元者乎時序遷移宗風消歇不有大覺孰證迷津憶自丁亥客居龍川妙智禪院始得交於前住平陽方丈文山和尚和尚爲文覺禪師之肖子冲淡樂道意泊如也盡大地儒釋皆讓一頭地越六月其徒孫今住環翠寶林和尚來禾一見余相視而笑莫逆於心即之終坦光劍不絕不露圭角雅極稱其

法和尚現任靈隱方丈玉山和尚平實學道本色任山以臨濟七事鉗鎚衲子入室者甚眾不習云余猶以爲得見文和尚而不得見玉和尚也歲辛卯赴試省城從間往參玉和尚視其貌凜然豐頤眉目慈秀所謂歡喜地菩薩福慧兼修者非與聆其言如岱宗出雲層層翻湧滄溟浴日轉物光華又所稱一眞歸源萬幻咸空者耶又出其語錄相示讀之如河懸鉄瀉綺互波瀾彬蔚吐露迴奪望洋深辨來風嶽聚洞中至普說大篇如長江萬里巨浪千尋擬諸大慧中峰庶幾生公生亮益和尚既讀百家書又透向上

一著故橫說豎說用鈎用錐密栗迅疾之移換萬頃百折之汪洋宗門極則事在是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之機亦與斷臂於是余聞六祖住曹溪卓錫泉涌踏足大眾東坡有銘曰問從何來初無所從若有從處來則有窮和尚之說法無窮和尚其有從耶無從耶抑問其老和尚常云諸方是講底綱宗我是用底綱宗故鍛鍊稱方內獨步和尚真用底綱宗耶何據座說法悉徵從上作略也嘗與靈山之宗鏡錄三教篇鐔津集內典集與禪門鍛鍊說十三篇並垂不朽矣閱歲既久篇帙益富將發梨棗以壽世而屬序於余

余不知適要唯記其企慕之情相交之意如此并寄文公暨寶師以爲何如也歲在癸巳十月十六日

冷泉亭記

李鐸

夏日舒長炎風正熾思得清涼之地以滌煩襟有告我者曰雲林之間有亭焉幽人所棲雅絕塵俗盍往遊之遂歷其所徜徉彌日塵襟頓舒乃枕石藉裀而臥其中豁然有明曠之致仰而視之則蒼蒼者天也近而玩之則青青者林也傾耳聽之則泉流之涓涓也嶔崎嶄岈則怪石之玲瓏也杳然陰翳往來莫定者則無心之雲物也山樹高而禽鳥喻山徑幽而徑

欣嘯萬物熙熙各得其所逍遙乎此若夢若迷于其仙耶僊耶樵耶予不自知而此山之爲何山此亭之爲何亭予亦不知也心爲之曠焉神爲之怡焉混兮其若虛茫乎其若失融融焉自有其樂而樂之所極則予又莫能言嗟乎人或百年其遇不遇數也遇則爲出世之憾不遇則有負俗之累煙波之釣叟江湖之散人彭澤之漁父皆得乎此者也是以少伯有五湖之遊子陵有羊裘之樂彼自有所得于其心故能相從於汗漫也子曰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又曰一簞食一瓢飲人不堪其憂回也不

改其樂今日之遊溪流可以飲野蔌可以茹煙雲竹樹岩谷禽聲可以賞心而快意予以非仙非僧非樵者忽焉而飄飄其若仙寂寂其若僧詡詡然其若山間之樵父則不能自言之樂又何可不以語人也爲記記之是日西湖之冷泉亭時康熙三十三年閏五月初五日鐵嶺李鐸記

重濬雲林冷泉碑記　　釋重照

飛來之峰下有名泉曰冷泉唐元與築亭其上而香山居士白居易記之所稱雲從棟生水與堦平者既歲久不治則漸漸壅流漸漸淺至政和中本寺住持雲

公等如澹之廣逾其舊者三然後斯泉之勝獨擅名
山至於今又數百年泉之中生沙歷秋冬水落其流
如綫無復舊日之觀夫形家者言山停水蓄則生氣
居旺況雲林乃五山十刹之首徒衆數千指爲檀信
祝福之名藍不尤藉形勝以爲外衛者乎前此吾祖
巨公亦嘗築三堨以蓄泉然其流淺直終以無濟乾
隆甲辰有樂善居士數輩來遊亭上慨焉興重濬之
志於是集料鳩工倡成勝事業費工數百緡錢一百
三十餘千而泉之規模已約略可觀無如土皆石砂
水能浸潤旋以細流漱齧積久成源穿梳石罅注洩

而出泉又不能停蓄量照承乏茲山遑敢弛菩士之
勝績用是於戊申之秋復踵告於諸君子乞完盛舉
以葵厥成因復董工集事運畚鍤聲土石清其闌趾
去其砂磧其中加以横亘之石棧壘以緻密之複垣
塡以三和之膠上架以千工之椎杵俾堤脚堅似鐵
城則去流不復穿成乳竇而泉乃蓄矣至冬十月告
竣計又費工千餘緡錢三百千有奇而游者疏流者
聚涵青貯綠湛若無底與其上之蓮花峰紺碧交映
方廣盈池倚亭俯瞰可鑒毫髮其瀰瀰瀰浮開環穴
而出則又源源汩汩雷奔電激過於合澗入於平湖

曠然不知其所往也靈山名勝復還舊觀不可謂非時節因緣從此合形聚氣洵足爲檀信之福矣且林下緇流蒙其潛利陰益也哉亘照樂於功德之成不敢忘所自謹爲勒珉以紀善蹟以告來者知有考焉諸將樂善檀施芳名序列於右俞南筠朱文珊金蓮山黃名揚王赤懷吳子祥何廣興范玉麟俞名徽范華耕乾隆五十三年冬十一月吉旦雲林住持亘照

監院重瑞重倫謹記

杭州靈隱書藏記　　阮元

周禮宰夫掌官契以治藏史記老子爲周守藏室之

史藏書曰藏古矣古人韻緩不煩改字收藏之與藏室無二音也漢以後曰觀曰閣曰庫而不名藏隋唐釋典大備乃有開元釋藏之目釋道之名藏蓋亦摭儒家之古名也明侯官曹學佺謂釋道有藏儒何獨無欲聚書鼎立其意甚善而數典未詳嘉慶十四年杭州刻朱文正公翁覃溪先生諸集將成覃溪先生寓書于紫陽院長石琢堂狀元曰復初齋集刻成爲我置一部於靈隱仲春十九日元與顧星橋陳桂堂兩院長暨琢堂狀元郭頻伽何夢華上舍劉春橋顧簡塘趙晉齋文學同過靈隱食蔬筍語及藏復初齋

集事諸君子復申其議曰史遷之書藏之名山副在京師白少傅分藏其集於東林諸寺孫洙得古文苑於佛龕皆因寬閒遠僻之地可傳久也今復初齋一集尚未成箱篋盍使凡願以其所著所刊所寫所藏之書藏靈隱者皆裒之為藏也大矣元曰諾乃於大悲佛閣後造木廚以唐人鶖嶺鬱岧嶤詩字編為號選雲林寺玉峰偶然二僧簿錄管鑰之別訂條例使可永守復刻一銅章徧印其書而大書其閣扁曰靈隱書藏蓋緣始於復初諸集而成諸君子立藏之議也遂記之嘉慶十四年夏五月庚申朔

條例

一送書入藏者寺僧轉給一收到字票

一書不分部惟以次第分號收滿舊字號厨再收
新字號厨

一印鈐書面暨至首葉每本皆然

一每書或寫至腦或挂綿紙籤以便查檢

一守藏僧二人由鹽運司月給香燈銀六兩其送
書來者或給以錢則積之以爲收書增厨之用
不給勿索

一書既入藏不許復出縱有繙閱之人但在閣中

毋出闍門寺僧有鬻借霉亂者外人有攜竊塗

損者皆究之

一印內及簿內部字之上分經史子集塡注之疑

者闕之

一唐人詩內簽對天一二字將來編爲後對後天二

字

一寺藏僧如出缺由方丈秉公舉明靜謹細知文

字之僧充補之

觀世音菩薩三十二應身畫像記

錢塘　吳錫麒

慧海居士以眞實力行利濟心懸念衆生思所以救度之者而禮導師焉于是其友王春波爲指畫觀世音菩薩三十二應身像以證明之定慧互嚴悲智兼運上合諸佛下合羣生隨順根機以手代舌大矣哉凡慈悲勇猛皆傳之圖繪中而締此勝緣也可不謂之無量功德哉按諸經所釋觀世音言者圓悟圓應之號也於音言觀者以觀智照之不以耳識聞之也其有三十二應身者猶是虛空應物現形本是虛相豈云實形因所利益隨通說法亦仍是心之所感而已故求諸義諦如首楞嚴以人非人爲二應而闕迦

樓羅普門品八部有迦樓羅而以人非人總八部其名或有參差要知現身說法時即是身即無是身有滅有生何生何滅又奚必於跡事而起對執哉然則春波此畫以畫觀可耳即不以畫觀亦可耳往時凱頭陀傳戞菴指畫是像流傳京師梵剎中四方來瞻者咸加敬禮今春波復倣為之每幅皆具丈六身偉麗雄奇具力彌滿實能於盧伽楞尉遲乙僧外另立一刹竿者聞其畫成時十指皆禿亦可為慘澹經營者矣今慧海裝治完好將施之西湖靈隱寺中以為普同供養而屬予記之予謂菩薩誓願普度世人豈

有我執而不欲發之種覺者然則慧海具大願船行不住法手雨七寶掌出雙金此菩提種也皆得最勝果者也春散中五輪掌開三昧門此精進幢也皆傳無盡燈者也若僕者打論議鼓說杜撰辦不無罪過然聞人施捨輒生歡喜心以此因緣度亦不失為贊薛荔而已爰說偈曰

頂禮觀世音具足妙相尊本來無一相乃有諸相見
慈眼視衆生欲拯一切苦來入微塵國現生而說法
宏宣海潮音方便令解脫猶恐後來者未由其瞻仰
爰有大導師一一為分別佛身梵王身長者居士身

以及於八部天龍人非人各放大圓光各現菩薩身
匪唯菩薩身亦見菩薩心是唯大神通一念一菩薩
故令蓮華中定水湛然滿是唯大神通五指五獅子
故令妙莊嚴頂刻自腦涌樓臺虛空起音樂諸天接
以非思議故至不可思議復有大長者禮足生歡喜
護以祇陀林供以般若味如彼功德雲徧滿平四海
而來入丈室亦復大自在花雨飛曼陀寶網罥瓔珞
福聚海無量念彼觀音力香雪山南侍者吳錫麒合
十撰古香林學人石韞玉書丹

觀世音菩薩三十二應身畫像跋

陳預

佛人也則所有者亦與人同也乃空諸所有以明心見性而一歸於無是自有而之無者也惟佛既妙於無則無定在者實無乎不在無所有者亦無所不有故精心奉佛之人積想成緣因緣成象凡慈悲莊嚴威猛之容昭明洋溢得心應指現之圖繪使夫緇素瞻仰迷悲悟悦此佛在人心即心即佛之義又自無而之有者也則今慧海居士指迷之功德春波示現之願力不均爲無量哉居士與予誼故其劬躬濟物勤矣然不自已也復施此圖於祇園以資救度惟寺

偕敬奉而謹守之毋怵誘於勢利以屢質貞僕此圖不至自有而之無則居士之功德與寺長在可也居士既請轂人太史爲之記又屬予跋其後太史精內典其言皆證上乘法予未能也而以贅語附其末是所愧爾嘉慶甲戌八月宛平陳預識丹徒蔣廷贊立石鄞縣陳權題額

梁簡文帝賜靈隱石像記辨　杭世駿

簡文此記咸淳臨安志及成化萬厤杭州府志及白珩靈隱寺志均未載孫治守台遂謂侯景立帝在太清三年明年爲大寶元年逼帝辛西州者再又明年

幽帝永福省大慧在側尚欲賜沙門田爲之作記當非人情疑爲晉簡文帝而非梁愍以爲治特未之考也簡文屢參御講般若涅槃諸經參迎佛像從舍利入殿禮拜并侍皇太子元圃講頌在藩時作唱導發願誠文從幸同泰光宅等寺蒙華林園戒預懺直疏各有詩紀事高祖嘗以金銅苦行佛并佛蹟供養具等賚使供養又賚錢二十萬白檀薰陸機香各十斤供造善覺寺塔露槃又使呂文强賚柏刹柱一口銅一萬斤供起天中天寺又使監作舍人王景明材官將軍沈徽御仗吳景等監看善覺寺起刹帝皆有

啓申謝帝亦以錢一百萬奉阿育王寺并爲人造丈八夾紵金薄像當時淵獻若湘東王廣信侯比邱若正教戀發指手書慰問宏闡宗風所謂論辨青豆之房遺惑亦誰之舍者殆無虛日石像之記雖不見於集中猶乘指爲帝作必非無據治以爲晉簡文帝舊爲會稽王與支道林往返賜田賜像或有其事此直臆度揣測之辭錢塘無會稽王之蹟靈隱非支道林所棲舍確有證佐之梁簡文而從漫無影響之晉簡文見何態而也治又以晉簡文帝未嘗爲文章尤誤七錄有帝集五卷見道古堂集

靈隱經藏碑

石韞玉琢堂

將執文字以求佛可乎曰文殊問維摩之疾會意而忘言達磨安神光之心迎機而縣解學佛不可執文字也將離文字以求佛可乎曰佉盧造字釋伽亦傳習多師博達多聞慶喜爲總持第一學佛又不可離文字也是故龍威授簡九流著於藏文鳩摩譯經千佛標其名義雖非齊分域儒墨異流而問迷途者必仗神鍼游覺海者先尋寶筏彼大士假圓通說法非敎何宣中悲出聲音入觀捨經奚悟昔之尊宿六如觀幻四諦微空入精進之林則手書貝葉轉嚴悲之

藉閉舌吐蓮花者儼然也靈隱寺者西湖之上剎也

南臨與榆門眾所依佛開法會飛來嶺鷲一峰

帝闕爰名

敕賜雲林二字與無盡座下習四種之威儀卓錫山中授

十方之供養護職者無金狄之識受持者有木叉之

戒真東南一大道場也惟是舊藏經文不戒於火珠

林衲笈選之秦灰石室雲章無存鼻壁九譯莫詳其

文三寶窮問其一將何以闡揚聖教接引學人余寄

公乘士訪道名山遍若水品蓮兩禪師先後住持方

丈每談其事輒為太息余因發願重加結集時則有

吳中會一所在發與楞嚴寺修治經板遂意商推凡
集大藏尊經等一千六百五十五種裝成一千四百
三十八函又附貯藏外論疏語錄各書一百五十種
裝成四百五十六冊藉為二酉藏諸寺之蓮燈閣上
伏願與守者自紹隆無替鄉兩萬卷常宣木鐸之音
寶歷千秋共超風輪之劫爰撰斯記以示後人是役
也[illegible]三百四十兩此邦紳紛贊我勝緣者別
勒諸[illegible]碑

[illegible]銘　唐　盧元輔

有[illegible]
伍公子胥陪吳之職得死直言千五百年

廟貌不改漢史遷曰胥山今云青山者謬也夫差既
王夫差受賜太伯廟血將乾屬鏤劍光先尖公剔為
姦焉入則誅焉屬鏤之賜竟及其身鴟夷盛屍投於
水濆憤悱鼓怒毗濤作神迄今一日再至海鴟羣飛
揚旌夾從仲秋斷望杭人以旗鼓迓之百城聚觀人
耀威靈蕩滌千里洪波砥平有消有脈有鹹有形述
貸乎下庭山海梯航舜林扶桑交臂乎卯階金狄在
戶雷鼓在堂魏尊漢豆六代笙簧可謂恭天爵之榮
香獲神人之盛禮佐皇震怒擊叱大邪萬里永清人
覩斗氣銘曰矯矯伍員執弓挾矢仗其寶劍以謁吳

子赫赫王闔實號奇謀錫之金鼓以號以誅後王嗣立斯替不泣顛越吾渭宰嚭讒輯步光欲飛姑蘇待執吾則切諫抉眼不入投於江上自統波濤晝夜兩至懷沙類騷洗滌南北簸蕩東西夷釁弃服罔敢不來雖非命祀不讟瀆濟帝帝王王代代明明表我忠哉見西湖志

飛來峯贊　　顧元熙薪石

虛其中廓乎數百人之可容峭其外森乎如戟鋋與翊然不雨而潤霽泉琤瑽不土而植老幹虬龍縮青蓮界六一芙蓉示西來意爲震旦宗或謂此方有飛

來之一石則彼方失飛去之一峰既飛來而自在豈飛去而無從憶去來物一法性眞空吾方謂飛來者非眞實相而又何處問彼方飛去之奇蹟

冷泉贊

靈山之泉混沌之原人力穿鑿引諸石罅水石相激其聲潺潺淺淺之聲是亦天然謂爲天然已落言詮詎非天然豈非迷根浮生一瞬浩劫無邊及今不學更待何年及今而學何學可言遊將歸矣夕陽在山山空雲浮蒨檜如煙風琴水筑與耳爲緣借吾此贊問於諸天

墨跡

宋天聖八年賜杭州靈隱山景德靈隱禪寺牒

墨跡

中書門下牒杭州靈隱山景德靈隱(下缺一寺字)
敕杭州靈隱山景德靈隱寺住持禪定大師延珊奏先(下缺一奉字)
欽 皇太后聖旨宣賜莊田祝延今上皇帝聖壽今已五
年累設過齋僧粥食肆拾餘萬(缺二字)兩宮聖壽其田
土見今供納秋夏二稅紬絹叁拾肆(下缺一字)壹疋肆赤
綿貳拾壹兩貳錢米共計柒拾叁石柒(下缺一斗字)係屬

江州秀州兩浙鄉縣乞與放免上件稅物取聖旨牒

奉敕宜令逐州子細勘會如委實是宜賜到莊田樣

合納夏稅二稅並與放免即不得將不係宜賜到田

土所納稅物一例放免牒至准敕故牒

天聖八年十二月六日牒

工部侍郎參知政事王　押

給事中參知政事薛　押

給事中參知政事陳　押

吏部侍郎平章事呂　押

此敕傳今幾六百年乃鎮山一寶也穆生爲修葺

遇志始得請一觀其最美者仁宗聖斧四公名臣瞻其瀟灑觀其親押今日者山人幸游天聖之年嘗受西公之剛柔何幸〻按是時呂夷改文移門末題薛以守任故稱給事中印凡三面一背二乃中書門下〻印六字其書疊中書二字爲一平章事三字爲一亦中書記丙先字下失一字疑是秦篆字乃夢巫肆赤綿不可曉四公呂名夷簡陳名堯佐薛公奎王公曾易考見者也南州主己丑庚寅六月后經日將梅雨頗涼武林山中人滌靈隱寺行者住宰相峰下古庵邵豫生肅題

右宋天聖八年放免杭州靈隱山景德靈隱寺莊田夏秋二稅牒文寺中護法之寶也不知何年藏發光庵內主僧守護惟謹不敢失墜亦可嘉已蓋庵係寺中爲房兒孫相承專一可守出入可稽乃主席者立法之善也按仁宗乃章懿皇后李氏所生時章獻明肅皇后劉氏以爲己子終章獻之世舉朝未敢泄也章獻臨朝李后進位宸妃以薨夫得遽稱太后則牒中所云奉皇太后聖旨宣賜莊田祝延今上皇帝聖壽者當是章獻而武林梵志作章懿皇太后所賜者盡誤也牒須於天聖八年

十二月而延珊奏中之語云宣賜莊田今已五年計之正當天聖四年梵志以爲三年者亦誤也延珊字慧明洪覺範僧寶傳言雪竇顯禪師在其座下甚久堂中常滿千僧其法席之盛道行之卓亦可槩見矣之緐亦錄其問答機鋒上堂語句於梵志中而孫宇台先生修靈隱寺志所列師名寥寥數語未與標舉大略何也古庵邵先生乃吾杭高士兩山志乘畢盡研削而是跋精當尤足備寺中故事樵云壹疋肆赤綿不可曉米公書史云朱長文所收模成諸佛閣四赤長五六赤赤尺一字古

逦先生偶忘之耳是牒當時背面皆鈐中書門下之印欲裝難於措置故閲七百餘年未經糨潢今漸就糜爛予以背紙二印綴諸牒尾出所藏古錦犀軸整頓之將來庶免損剝之患矣乾隆九年中

子佛生日錢唐丁敬洮額謹跋

董文敏墨跡卷

右白傅記文不重錄　董其昌書丁未秋七夕

大清國男子彭元瑞喜捨雲林寺常住時乾隆四十有四年歲在己亥天中節薰沐敬記

近杭人厲太鴻修雲隱漸志不收此誠爲有見

董文敏墨跡卷詩不錄附原跋紙心

唐時步虛詞有云我居清空表君處紅埃中李太白語也東坡江山清空我塵土蓋用此東坡又有海市詩與此詩並稱雄麗歐陽永叔廬山高學蜀道難皆宋時傑作近來名公集中披剝宋詩曾無能續蘇歐語作如此歌者董其昌識

董文敏題米家山墨跡卷詩不錄幾心

題米家山董其昌書

密雲和尚跋宋密庵祖師頌墨跡卷

不肖於崇禎辛未年欲天童事有布徒侍者於中峰

菴基榛莽中得一殘碑洗出打之乃自不肯至上二十代祖佛果圓悟勤禪師示十九代祖虎邱隆禪師法語墨跡及十八代祖應菴華禪師送十七代祖密菴傑禪師頌眞蹟衆皆謂自宋歷元至今已六百年以爲奇特至寶乞密雲跋密雲曰斯皆傳燈錄具載之烏足異哉第其異者異於今時主教外別行單傳直指者及毀機關要立理致滯名相以古人門庭建立爲實法乃至種種穿鑿恐情議摶量爲高見者想必當時也有恁麼人故有如是叮囑耳是知此語此頌誠萬世之模範所以虎邱祖復以遺應菴祖應菴

祖復以遺密菴祖而密菴復以勒碑者當可見以爲至寶衆等身體力行爲法式可也遠孫密雲圓悟謹跋

三峰法藏和尚墨跡卷

癸亥四月望後余從閶江放舟夜渡巨區抵華藏山房入寺雲霧乍收山日初上樹深遙徑禮大雄於逖華之房峰巒環翠花香逼人與數輩道侶集方丈地一坐七日俯之仰之見華藏如青蓮之花浮白波清渚之上今日親在花中坐臥始證三十年披圖傳說種種勝妙不我欺矣於是遊興似盡便欲解維往金

問搜華嚴洞庭之奇絕乃揖寺主而別寺主曰子得
華藏之勝槩乎曰然曰華藏者香海一花花作巨區
一勺之水以無量世界爲七十二峰須彌處具種種
山王種種法界予今祇作花房中一小太末蟲周遊
徧覽七日登歷所見華藏非別有華藏也身出華藏
而見登上遊華最高之顛覺處縱目見蒼茫浩渺之
中自天目湧一脈遙根疾驅乎余曰唯唯因與同心
相攜着屐拄杖華藏莊嚴世界東金閶北毘陵前者
不過一針孔中泡青蓮之少分色耳何千百億葉葉
千百億海海千百億須彌處左右環裹不下千百擬

擲中各各自成香水海折妙蓮花擲向空劫那邊更那邊不暫頭數日登蓮花之頂收大香水海無遺剩矣是知前日寺中所見之華藏非不華藏也全身在華藏也今日所見之華藏也在華藏而華藏爲華藏礙出長馳起銅官落夫椒隱隱一枝盈盈出水華藏而見華藏華藏爲見礙是知礙礙之外百億香水亦不過華藏中之華藏而已若夫錫武林後瀛海皆在花鬚上脈脈分理了回身入華藏山中方丈裡看山看湖方不爲寺主所誚茲因豫林嚴三居士有老圃貨花說以一花之外更無別花乃櫛居士勿以一華

自坐不復求花須向千葉萬蘂重重諦審看盡花中脈理然後一花別花一時採拗他方佛前若遇信心買花者不妨信手拈取一莖一脈與之作眞正賣花翁始是傻女賺錢時一出現復說偈曰一花拈出不知花花爽何人是作家透盡一花花裏秘拈來隨手撒金沙三峰法藏書

永明智覺禪師遺塔蹟墨蹟卷

募爲佛日永明宗照智覺大師遺塔緣起蹟伏惟大師爲國師嫡子法眼宗之正傳入定則尺鷃巢衣誦經則羣羊蹲聽種種道蹟不可殫述故吳越國王特

加尊號首請中興鑑隱次繼永明潛師法席宏造淨
慈先後功德如山日無刻暇又于百八課外慨彼多
聞寡約暗證無稽已見各封師門互牴爰集三家義
虎五派禪雄揆同銷異會教銘禪親爲折衷其間成
書百卷惟立一心爲宗照萬法如鏡故名其錄曰宗
鏡于是異學殊宗莫不炳如三光之長晝融若五味
之同羹其宏法之功直追龍樹而溯鷲峰可已八見
淺識狂流多執性廢修服垢爲淨身土不卽心佛相
違師復起大方便巧立四種料揀務從三品指歸禪
淨兼資喻虎帶角廣誘火宅之癡兒現證清涼之樂

國故定光古佛直以彌陀勸信大師生相冥受闍老皈誠況哲人云往像教方崇苟非靈塔是標將使福田奚植故當示寂之晨輒葬于大慈山下然歷年雖遠去寺非遙何緣寺未沈淪塔竟湮沒幸元岸鑿公得法雪浪之門乃飲不忘源思同普基因遍窮荊棘忘憶雪霜喜覆靈骨一片舍利數枚有類貧子之得家珍用酬檀越之索塔樣乃擇萬曆庚戌重建窣堵于宗鏡堂後實便四方瞻禮足成萬善同皈不謂世遞行衰山門亦落歷代焚修之產阡陌桑沈木山參學之賢百一種絕或謂祖塔頂殺陰宅占陽殿宇前

大塔亭後小皆非所利也房眾惑之屢有謀遷之議喻以一山凶吉千載興衰切戒司工慎毋輕舉至甲辰之春羅漢堂燬丙午夏五二日喻復羅障江甯寺眾益危遂于七月十七日移祖于寺右普同新塔之中當開而駭絕次冬還山告謁見開山總祖一旦去正就偏且陷洗因眾之中非來瞻禮殊失尊特之威雖古佛慈悲無礙平等奈非義未安人情難協因即擬別營寺勢得其地近陟南屏之麓有址負山面湖據奇攬秀頗局勝而有端拱之尊且祭近而無迷失之患考于寺無傷即于祖亦允當故不辭已退願任

厭勞雖時詘舉扁非老而謝事忘緣者所宜竊謂宗鏡一錄祖之遺意非淺則法乳諸師人之恩報者無涯適聞獅有真窟可爲萬古不易之計因知三宗宿德一種者莫當必爭先樂助豈如在家二眾因關羅之敬而後勸哉孜書以爲請雷峰返照朽木貞茲和南書于三家邨院

諸暉和尚墨跡卷

三生石上徬徨欲避出此一義終不能得又害呂源居士賜於父母未生巳前不能跳出自巳之圈繢盜爲自性之毒也譬如口之喫甜也安得不甜喫苦也

安得不苦而口如故非甜苦舌頭能換之也心之迷悟也亦然迷也非心乎悟也非心乎則知心之為心也在迷悟外也非迷悟可得而二三也明矣迷時之口與悟之口二乎一乎非一非二三之義不待口有之心亦有之矣不特心有之手之與足醒之與睡痛之與癢莫不有之矣以此推之喜非喜矣怒非怒矣默非默矣言非言矣總是乾矢橛矣雪峰以之而毬毬世尊以之而拈花無一不與巨圭覘同吟同笑也

體體悉悉雲林贅九十六筆

巨濤和尚先妣陰太孺人墓誌銘墨跡卷

章母陰氏墓誌

有僧章鯨素服拜堦下容戚然問其喪曰母喪也僧未有戚其母者鯨故名家子其外大父陰元伯爲邑諸生生女而嫡妻死鞠於妾妾虐使之女不敢言年三十矣始嫁於章有婦道嫁十二年而夫死夫性懦弱不善治生身死益貧其弟迎其孤撫厚賑卹之然陰氏雅不欲累叔猶自辟纑繼食積寒暑不倦寖以成疾後十一年竟死死之時鯨已雍髮爲僧然好讀書爲歌詩臨摹古金石字畫賢士大夫樂與之遊鯨之言曰自吾爲僧定省闕而菽水不充抱慚抱恨無

過於鯨鯨之母少不得於親及嫁而所天又沒有子煢然莫能識一日之養使吾母苦節清操泯然無聞鯨之罪通於天矣敢丐大人先生矜閔而賜之銘是吾母死且不朽噫釋氏爲親事佛以得法爲朝乳視其母之死如途人也鯨僧也泚然重哀其母而乞銘於予此彼所謂顛倒迷惑而不能自割於恩愛者耶此吾所謂秉彝之良不學而知雖浮圖人有不能盡泯者耶非孝者無憾於鯨之顯銘其母也猶信陰氏生於某年月日卒於某年月日歸葬某縣某山經營葬事鯨爲多鯨有弟三人獨鯨爲僧猶是稱孝鯨云

銘曰有陰嫡女璇始於章厥養孔孝不永其良良殞
子髡髮稍是郎亦及中身而顛厥歲髡之慕思懇名
儒行於祭斯銘仁慕以正歲在癸巳仲夏吉旦

賜進士第中憲大夫前知江南蘇州府事務
特旨署理江南江蘇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事務
內廷供奉方輿館纂修官江南江寧府事加四級長沙
陳鵬年謨并書

昔地藏大士因中爲報母恩發願度盡衆生方乃
成佛所以至今猶滯菩薩之地凡稱佛菩薩弟子
者皆宜效之苟不能發此大心非其弟子也僧寘

鯨學出世法而益篤至性因其母菩節一生乃乞
大人先生傳其事以表彰於世吾知其用心不止
此也必至以母之遺體至成等正覺即以正覺之
道度生使生無不度以度其親庶不負為菩薩弟
子公其勉之公俗字章鯨僧名杲號曰巨濤云
雍正乙卯仲春草亭鴻老人書　時年七十有二

天童密祖像贊　　孫宏禮見德

棒煞東土西天拳踢五宗崖岸斬新條令當時畢竟
以何為驗咄其用也闊軟近之禪虎其機也開太古
之法戰即千佛列祖到來撞着個不別是非渠面目

底天蓋硬糾糾軋剎剎卻與一時生按

三峰漢月藏祖像贊　嗣法徒宏儲具德

檄號孔宗鍛賓列祖獨跨大方成禮萬古四百年印

文重鞏我示向承半剎那毒鼓橫撾誰當咬虎直得

海水騰飛激浪起與野老門前倒剎竿振轉三光濟

上宗風重振學

具德老人自題像贊

者漢不會禪只會教馬面驢頭隨人所好謂是元西

生平初無與與做謂是杜撰差排卻又千差一照

及至被人推上法座真個可說只得呵呵大笑且道

笑箇什麼大道無形本寂寥

天童和尚像贊　釋圓信雪嶠

這個大漢肩擔條生鐵拄杖不論是龍是蛇劈頭便打可憐生二十年道價賣不贏今何躲在一尺紙上做箇天童活師兄

寶掌大師像贊　釋明定補山

奇哉丈夫頭頭出谷紙畫威儀超榮與辱也不持杖也不搭衣平常一串菩提珠叫出幾聲佛佛佛

雲門大師像贊　釋百修

這古老漢蹴八式欲無破傘下安居沸湯裡刺激婆婆

而和和晝夜一百八甚麼喚作淨土贊禮乾屎橛

紫柏尊者像贊　　顏俊彥

這阿師嘮嘮叨叨逢人便提句假借四大火焰中下把種子塗毒鼓直恁利害師嘗自識云走遍天下衙中自在這便是寂光三昧

雪嶠大師自題像贊

頭欲像我我不像你彼此不像脫空忘想當中一點原無樣不許時人容易描呵

卓吾老子像贊　　王思任　季重

西方菩提東方消搖翁起鵲落刀騎牛飛快如嗣稱

爽則真□是非顛倒爲笑以嬉公之生死藏書楚書

　以二□裝一函

　蔣□□設色金扇面牡丹花

臣蔣廷錫恭畫

　陳□□墨跡卷詩不錄

癸巳初春移寓城南張氏園亭紀興四首爲巨濤開

士□書長□□陳□年

　胡文□書五百羅漢名號冊上下兩卷

臣謹案□書諾俱那與其徒入震旦以五百衆居天

台故蘇軾有□藏禪院五百羅漢記禪宗法藏亦以

五百羅漢名號附列後並顯示圓通宜與迦葉阿難諸大弟子並著婆羅門也今攷其名云利婆多者凡三見第二百十九尊與二百七十一尊二百七十五尊同云無垢藏者凡再見第三百十七尊與三百七十二尊同竊以梵音切譯或字近而義殊或義同而音異往往有之如十八應真中賓頭盧之重其名羅怙羅等之紊其序自經

聖鑒正以同文韻統合音而向之傳聞異詞者始得所證信矣夫此五百衆承最正覺現福德相洵足以丕應

聖諭廣龍華而恢象教敬廳宣號眞如贊揚慧業以誌無疆之慶焉 臣 胡高望敬書恭跋

翁覃溪閣學書金剛經墨跡册 經文不錄

大清嘉慶四年秋八月望日鴻臚寺卿翁方綱敬依

南唐壽春永慶寺石本盥手書謹因安邑舉人宋葆

湻寄奉杭浙靈隱禪寺永資諷誦

又

大清嘉慶十三年歲在戊辰秋九月之吉賜加三品

卿銜大興翁方綱依南唐壽春永慶寺本盥手敬書

大般若波羅密多經卷第三百二十三 只此一卷計四十一頁經文不錄

大宋熙寧十年歲次丁巳十一月二十六日起首何

嘗寫大藏賜紫　思悲誌

唐貞觀十九年命僧三藏翻譯聖經凡六百五十七部此卷寫於宋熙寧十年幾歷劫而卷帙完好如故爲家穆菴都轉珍藏重付裝潢將昇之雲林寺中余覩梁之江出以見示捧誦一過因思雲岩紺宇普蔭鷲峰法雨慈雲彌淪竺國是帙香花供養得所皈依當與家穆菴信善奉行之志並垂不朽時余將之任黔中謹誌其顛末于後嘉慶辛酉九月守意張百齡

雲林寺續誌卷五